

扇子

(小说)

□黄红卫



瞿溢 绘图



江海新韵

热爱:江海与濠河

□王子和

还是在青春期
我以北方河的名义
以血浓于水的波浪
一路追寻
奔流了一千里
终于加入
江海的行列
荣幸地成了江海之子

我在大江之东
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用一支笔
高唱江海进行曲,
吟哦濠河小夜曲
于豪放与婉约之间
痴情不改,穿梭至今

我闯荡江海,泛舟濠河
江海的浪花,濠河的浪花
每一朵都能给我
第二故乡的感觉
总是分不清
到底是一串串晶莹浪花
扑面而来
还是一滴滴滚烫的泪水
亲吻面颊
江海爱我,濠河爱我
就像爱自己的亲生之子

必须骄傲,
我是守候长江母亲的赤子
值得自豪,
我是祖国第一大河的歌手
在长江奔向大海的浪花中
有我晶亮热烈的眼神

我之所以深深地热爱江海
迷恋濠河是最初的起因

濠河
是大海与长江的血脉传承
濠河
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那年那月
江海在风雪中要召见我
他们知道我热爱他们
就让他们的女儿
先出面迎接

初见,
我就被濠河的朴素打动
那时的濠河,
有些像瘦弱的村姑
又像是城中清贫的女子
这瘦弱且清贫的女子
又成了千年古城
胸前挂着的一串
翡翠珍珠项链

历史的风尘已久
等待着谁来擦拭
岸边几株垂柳
水中数丛芦苇
可见鸥鸟绕飞
河畔人家安宁
濠河既是城市的诗歌
濠河也是乡村的诗歌
用这样的诗歌为乳汁
濠河养育了一代代
抒情诗人

神奇的风从东方来
今天,漫步在濠河之滨
我总会被她
波澜不惊的妖娆所打动
濠河与这座城市一起
变得丰腴起来
有了靓丽的容貌
与迷人的腰身

新桥座座飞架
碧波映照繁华
绿地沿河静卧
秀林牵手百花
游船满载幸福
美梦千户万家
青春焕发的少女之城
佩戴起了真正的
翡翠珍珠项链
日夜闪烁别样的芳华

濠河,
与相隔十八里的狼山
遥相呼应出了绝美二重唱
古老的南通打麦号子
此起彼伏
嗨嗨乎也填写进了新词
海拔108米的狼山太小了

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
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首

宋代王安石曾站在狼山顶上
举头四顾江海苍茫
吟诵出了一首千古七律
那时,
狼山还在大海的梦怀里
《狼山观海》
在山鸣谷应中流传
至今,仍是南通的
第一首大诗

此前的唐朝与五代
南通的乳名叫作静海
幼小的静海
贪玩在胡逗洲的伊甸园

胡逗洲这片沙洲
就是当年静海的温暖产床
就是当今崇川的大地之母
她来自于长江入海前
积攒出的亿万粒泥沙
胡逗洲
是北方人南下逗留的地方
也是他们来了
就不想走的地方
南通自古就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我来自北方,
也是一个移民
我与当年的胡人一样幸运

一片片沧海成了桑田
当年的范公堤
早已成了内陆
大海渐渐远离了南通
长江却在不远的地方顾盼
日日夜夜地温存
用浪涛传递着母女情话
为濠河输送着绿色血液
让她成为
护卫南通的一湾清流

自古仁者爱山,
智者喜水
狼山可以登临望远
濠河可以洗涤心灵
江海与濠河是水的王国
我是一条北方河
依水而居就是我的皈依

我曾在海门的军营
一再敲击过大海之门
一再寻找过浪花之音
海门
王安石做过县令的地方
在我之前一千年
也曾敲击过大海之门
也曾寻找过浪花之音
我听信了这位哲人的指引
“遨游半在江湖里
始觉今朝眼界开”

所有的江湖已经历
眼界大开的地方
应该就是我永远的居所

伴着濠河,依江望海
我的一颗心
喜欢沉浸在风波浪里
最好,便是一生如此

心帆逐浪,跌宕起伏
遐想如浪,诗情如云
追赶赶海的一颗心
沉沉浮浮
一个写诗的人
最好不过,
就永远呼吸在这里

热爱江海,迷恋濠河
深深的根系早已扎下
我不舍离去
我不再离去

江海知我
紧紧拥抱我的一颗
不老的心魄
濠河爱我
清波滋润我一生
歌唱的灵魂

我的这支笔
汁液一直很饱满
因为她浸透的水墨
是热爱
还有一腔热血
酣畅淋漓

不用怕,该厨师已被辞退。老爷子当然不清楚厨师是老板亲侄子,而这亲侄子本就不想在这暮气沉沉的地方混日子。至于钱红花,老板老乡的缘故,调其他楼层了事。

为了安慰老爷子,老板亲自挑了个靠近厨房的座位,称来食堂用餐有个好处,吃不饱的话可随意添加。老爷子趁势说为啥不早提醒,特别夜里,肚子饿得咕噜噜。

一天挨一天,不知不觉,三年了。

两儿子也是老样子,电话不断,但来一趟像拉纤。不过,这纤必须得拉,否则老爷子就要甩鞭子。像老伴的忌日,老爷子一定要儿子接回五楼的家里,点过香蜡烛,敬上椰子汁,否则,他会觉得对不起老伴。朝夕相处五十载,这份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回一趟家,老爷子就要留意下一楼,却是异常寂静异常清冷,本家呢?旺旺呢?

今年天气异常,极端天气反复,入梅以后,风雨交加,最强风力14级,城市好一些,乡下就不太平了,大树连根拔起,房屋瓦片乱飞。老爷子天天看电视看新闻,还自掏腰包订阅报纸,消息比老板灵通。当他把这些新闻说与老板时,老板往往一脸懵。

老板以赚钱为主嘛。老爷子替他开脱。也难怪,养老院上上下下近百人,似乎就这老板的三观与老爷子一致。老板祖父教过私塾,父亲担任过代课教师,他自己年少时习过毛笔字帖,也做过书法家的梦想。最最主要一点,老板常常忙里偷闲欣赏老爷子书法,边欣赏边击掌高呼:好字!好字!OK!每当此时,老爷子总会心花怒放甚至豪情万丈,唉,寻寻觅觅一辈子,临了临了,竟在人生最后一站遇到了知音。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啊!说到底,这也是老爷子待在养老院的精神动力;说到底,老爷子是个注重精神多于物质的性情中人。

小暑开始,天空复晴,温度直线上升。除了食堂,老爷子几乎寸步不离房间,也不轻易打开房门。巡视员一天到晚巡视好几趟,跑到老爷子门口就要嚷嚷,若无特殊情况,养老院不允许大白天关房门。好在老板理解老爷子,这老家伙是为节约电费,钻分时用电空子,晚间开了空调,白天关闭空调,为了不使冷气外溢,关门大吉。

像他这样子,关不关房门无所谓,不会出什么豁子。这是老板一贯想法。

既然老板默许,巡视员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气温39摄氏度,凭感觉不止呀。中午去食堂时,老爷子特意带了把扇子。热浪滚滚的食堂,呼呼的吊扇都不管事,别说巴掌大扇子。老爷子速战速决,一秒钟也不想耽搁,即便如此,仍然浑身透湿。不好直接午休,得擦个澡。老爷子习惯冷水澡,不过自一脚踩空后,灵活度跌了几分,洗澡改成擦澡。

夜间积攒的冷气已经消失殆尽,感受不到丝丝凉意,靠在藤椅里的老爷子,摇起了扇子。

这扇子是老伴的陪嫁。婚姻之初,老爷子不晓得有这把扇子存在。直到数年后有了第一张存折,老伴问藏哪?老爷子说还能藏哪,箱子底呗。老伴说不能,另外找地方。老爷子稀奇,老伴只好说箱子底藏着把扇子,是她的陪嫁,好东西不能放一块。老爷子更稀奇,别人家陪金陪银,你陪扇子?老伴说这扇子不比金不比银,比皇帝龙袍还稀罕,猜猜扇骨啥材料?

顶多红木吧。老爷子不以为然。

是牛角!老伴有些得意。原来,老伴娘家养过牛。老伴六七岁时,掉过一次井里,多亏这牛冲着井口掉眼泪,大人才发现了。后来,家人不忍这头立下汗马功劳的牛年老力衰迈向死亡,更不忍吃它的肉,便把它送了人,只求留下一对牛角。

退休后,老伴闲来无事,才翻出扇子。可惜,原来的扇面已被蛀虫侵蚀得千疮百孔。老伴挖空心思弄来一方丝绸,费了好大劲,才又像了把扇子。

困意来袭,恍惚中,老伴看着他,仍是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他伸过手,老伴背过身去,他转到老伴跟前,“扑嗒”一声,扇子滑出掌心,老爷子打了个愣怔,跟前哪有老伴的影子。

她想说什么?哪里不如意?三周年时,该做的都做了,该给的都给了,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到位?难道……难道是天气太热?老伴呀老伴,别舍不得,热你就开空调,别节约,节约没用,没人领你情。今年天气异常,特别热,小心哪!

老爷子俯身捡起扇子,同时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既然老伴视这把扇子如性命,为何不让她伴随而去?唉,都怪自己,都怪自己考虑不全。

老爷子穿戴整齐。绝对不能

公园下午茶

(散文)

□艾英

回响,把自己融入多彩的自然。

这些年,城市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公园、绿地、绿道、河岸大多数都去过,有时与朋友相约,有时自己临时起意。以市中心为圆点,散落在城市东、南、西、北不同方向,风格迥异的公园都去过,随时随地去逛,像在自家后花园。

好多公园、绿地多是有主题的,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花,四时都有花:早春梅花盛开,桃花绽放;暮春牡丹国色天香,海棠花朵朵朵红;初夏月季五颜六色,蔷薇粉披一树,杜鹃花映红人们的笑脸;盛夏荷花清丽动人;秋天青菊花迎风招展……不过我不喜欢“闹闹忙忙”,多是在平常日子的双休日去,也发现一些安静的、曼妙的、清幽的公园。

常常看天气晴好就出发。时

间多在下午,以缓慢而温柔的节奏,在深深浅浅的绿荫走走,停停,拍拍,看看。走累了,就在凉亭里、长廊中、树荫下、草地上静静地坐着,慢慢地看着,默默地发呆,缓缓地晒太阳。如此场景,纵是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寂寞。有时坐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带着满足和轻松的心情回家。

有时事先与朋友相约,结伴而行。同行次数最多的当属性情温柔、与我心意相通的霞。我俩经常会带着吃喝的东西,一个保温茶杯是必不可少的,泡好红茶绿茶或花茶;带点水果,传统老三样是苹果、橘子、香蕉,时令水果有枇杷、樱桃、杨梅、葡萄等。霞还带她自己做的酸奶、甜白酒、青团,自己炒的南瓜子等,公园下午茶因她的心灵手巧